



《富春山居图》中的“一片玲珑石”

蒋金乐/文

最近，有一位富阳网友发了一篇文章，说找到了《富春山居图》里黄公望笔下的两块石头。文章把黄公望画中的两块石头的画面，与富春江上的两块石头的实景照片放在一起，高度相似。

但是，作者设下悬念，没有写明，这两块石头具体的位置，在富阳的哪个江面。

有朋友问我，知不知道这两块石头在哪里？是不是东梓关的姐妹山？

我说，我知道有这两块石头，应该是在富阳大桥南岸上游一点的太平村江边，而不在更上游的东梓关。

我为什么知道，因为，我看过王伯敏先生的文章《富春江上画中游》，此文是王伯敏先生研究《富春山居图》实景地的重要成果。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，王伯敏先生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，他在文章中写道：

《富春山居图》画的地方，基本上是在富阳，所画富春江的两岸，有可能起自富阳城之东的珠林坞、庙山坞一带。……再就是从富阳城沿江向西南，及至太平、三山、中埠和长山。值得注意的，在这卷画的中部，画一座座的山，有如舞凤展翅，飞向深峦。而又山势斜落，穹岫迷密，正所谓丘壑奔腾，这部分画境，在中埠，或在汤家埠的后山都能看到它的依据。尤其在夕阳西沉之际，山皱分明，山上矾石累累，更如子久的佳构。这卷画至此，画家似乎又顺江东转向富阳，再自富阳沿江向东，画至今之新沙至里山一带而出口。细察

位置环境，他的起手与桐庐无关，他的结尾与钱塘江也无关。我之所以这样理解，不只凭画卷与真景大体吻合来判断，也还根据一些记载与口碑来推理。

……黄公望在富春江时，住过太平村，也到过隔江的三山村。

王伯敏先生对《富春山居图》具体画的是哪里，逐段的地理位置，都有很仔细的表达。所说画的中部画一座座的山，刚好，就在太平村对岸。文章还写到，1985年，王伯敏先生陪一批中外友人在富阳考察《富春山居图》实景的故事：

我看到大家的情绪实在好，当然也减少了我的疲劳。归途中我不禁吟出了几首诗，其中有两首云：“太平一片玲珑石，尽是痴翁画里滩。隔岸长峦三十里，披麻皴外白云湾。”又一首云：“一卷富春处处诗，半真半伪墨华滋。乍看不是细看是，正是个中绝妙时。”

王先生的文章是1991年写的，而我直到2010年的5月才看到此文。那天，我陪央视《走遍中国》摄制组，到杭州王先生家中拍摄。其间，王先生送我他的专著《山水画纵横谈》，书中就有这一篇文章《富春江上画中行》，回来后，我就立即拜读了。我当然记牢了这两句诗：太平一片玲珑石，尽是痴翁画里滩。

我就很好奇，太平村江边，是一片如何玲珑的石头呢？

说来惭愧，自2010年以来，我在富春江上坐船来来回回，已经近百趟，在船上也会观察太平村江边的那一些石头，但

是，就是没有走到太平村的江边去看看。因此，也就没有近距离观察或欣赏过王先生诗中的那一片玲珑石。其实，从富阳城过去，才不到20分钟的车程。

这次，有好几个朋友问我，就促使我下决心，要去探个究竟。

多年的好朋友王卫东，就是太平村人。先和他电话沟通，请他关注江边的那两块石头，并且发给他《富春山居图》中的那两块石头。他告诉我，因为富春江水位的起起落落，看到的石头是不一样的，有时候水位高了，可能就剩下一块石头了，甚至都看不到了；有时候水位低了，看到的的就是两块石头其实是连在一起的。也就是说，要看到与画境相似的石头，还得看江水的脸色。我就说，那麻烦你，根据不同的水位，随时拍一些图片给我。

于是，近十天的时间里，他断断续续给我发来近十张图片。

7月9日晚上，我又电话问他，这几天的水位如何？水质如何？他说，明天早上拍了图片，告诉我。

7月10日早上6点多，他就给我发了图片。很好，两块石头与画境很相似。

十点多，我赶紧约上同仁跟随王卫东，赶往太平村，直接到目的地。也是奇怪，富春江南岸很少有岩石耸立江边，太平村这一段의江岸，有一大片岩石，有著名的秤砣石，有鼋石。我问卫东，这两块叫什么？

他说，叫标志石。但不知其所以然。是太平村的标志？还是太平码头的



标志？抑或还是其他什么标志？

我说，不管了，现在我领悟到，恰恰是《富春山居图》的标志！更何况，有王伯敏先生的佳句加持。

明明是两块石，王先生为何要说是“太平一片玲珑石”？此“一片”，不是一块，而是指岩石连成一大片的“一片”，一大片岩石滩，王先生才会说“尽是痴翁画里滩”。看《富春山居图》就明白了，《无用师卷》开始不久，除了上半幅那大片留白中，非常突兀的，鲜明夺目的标志性的两

块石，黄公望在画的下半幅中，以此为元素，或一块，或两块，或一组，竟然错落有致地画了近十处小石块。王先生看得明白，自然而然，这“一片玲珑石”，在痴翁的妙笔下，成了“尽是画里滩”。

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。痴翁太痴迷这“太平一片玲珑石”了，于是，巧置画中，俨然成了《富春山居图》的特殊“标志”。

行文至此，这“一片玲珑石”，或可解读为看懂《富春山居图》实景地的“点睛石”。



羊敏君/文

我和麦家是40多年的好同学、好战友、好朋友。我们是1981年同时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福州分院的，那一年，他17岁，我16岁。1981年8月28日，我们怀着保家卫国的满腔热情和跳出“农门”的喜悦心情踏上了前往福州的列车。

由于他来自于大源中学，我是富阳中学的，一开始我们并不熟悉，也没有太多印象，只知道从浙江杭州和嘉兴两个地区一共招生了50人，而富阳一共去了16人。

作者与麦家年轻时的合影

40多年前，我们一起踏入军营 作家和将军的情谊

一起在军校的日子

到军校报到后，我们一同被分配在学员一队，学的也是相同的专业。他在二班，我在三班。新兵入伍入军训阶段结束后不久，麦家就被调整到了我所在的三班，我也就成了他的班长。也许是班长的职责所在，也许是我和他老乡的情结，我们成了朝夕相处的战友，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都说读人先读心，在和他相处交往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。

他是一个进取心极强的人。他做事很认真，无论是学习、劳动还是日常生活，他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有时却不能如其所愿。他的内务不是太好，连个被子也叠不方正，于是我就耐心地帮他教他；他对英语不感兴趣，学习成绩不是很理想，我又是英语课代表，就耐心地帮

一起在营区的生活

军校毕业后，我和麦家被分配到了福建福州一个从事特殊行业的部队。一到单位，我们就接受着先辈们特殊的教育：进入特殊行业的门，就得懂得特殊行业的规矩，忠诚这一行，扎根这一行，奉献这一行，生是这里的人，死是这里的鬼！那时我们也没想太多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出师，完成见习任务，独立工作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我俩跟其他战友一样，除了日常生活，经常往工作房跑，加班加点熟悉装备、提高技能、提升实战能力。在老同志们悉心帮助下，我们很快都走上了各自独立的工作

从未间断的交往与情谊

麦家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：一方面对人对事三分热，只要自己不感兴趣的，很快就会弃而不论；一方面又具有坚毅性，尤其体现在对创作的情有独钟，死磕到底。投稿、退稿成了常事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的《麦田的守望者》和《人生百慕大》被刊发了，他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，那是我认识他以来唯一一次看到他如此会心地笑。

两篇短篇小说的发表，成了他写作道路的加油站，也成了他被上级关注和培养的助推剂。1986年他离开了特殊的战斗岗位，调到南京军区某通信团，不久又进入解

放军艺术学院深造。调离后，我们只有少量的通信往来，直到他的小说《暗算》出版前需要所在单位保密委员会审查，我在第一时间以保密委员会主任成员的身份审查了这本小说。由于我了解他的专业，又在作训部门当了一年参谋，参与拍摄反映特殊单位历史的《东南前哨》纪实片，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机密，审查自然通过。直到《暗算》发行后他来福州参加新书发布会，我才跟他说起此事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们不时地保持着联系，特别他回到杭州后，每次我从部队休

岗位，成了无形战线一名合格的战斗员。

由于工作的特殊性，我们这一行的人都只有一个选择，工作中经历的事只能自言自语，自得其乐。正如麦家在《暗算》首页写的那样：“……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业，他们一直生活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情感，他们的命运，是我们永远的秘密。”

也许对多数人来说人生的路一开始并没有方向，只有随着学历的提高、见识的增长、条件的许可，才有属于自己的思考和想法，才会有目标地选择自己要走的路。而

不会作恶。

他是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。遇到他认为不对的事，就会有所反应，或直接顶撞，或不同的场合，用他近乎鄙视的眼神和言语进行表达。记得当时我们学员队来了一名领导，领导水平一般，甚至敬礼动作也很不规范，他报以的是嗤之以鼻的笑和“这是啥玩意儿”的感叹。

军校生活是短暂的，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美好的回忆。在日复一日的交往中，我懂得了他，也理解了他，我们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我们一起交流思想，畅谈人生，也成了交往最多的战友，每年寒暑假，因两家相距不到五公里，我俩也经常来回串门。

麦家属于另一种人，他从一开始就有他的目标和追求。也许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能成为大作家，但至少从一开始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。

我和他同在一个营区，营区在一个并不陡峭的山坡上，他的宿舍在营区的马路旁，我每次上下班都要经过他那，只要他在房间，我也会去他房间坐坐聊聊，而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作。记得一开始，他会把他写的处女作给我和富阳的另外一个战友看看，让我们发表意见和看法，也许是关系太密切的缘故，我们喜欢



军校合影

给他浇点冷水，但他从不气馁，总是写了再撕，撕了再写。

其间，我和他一起去拜访过他朋友的父亲，他是当年福建电视台《每周之歌》的编导，名字记不得了，只记得姓何，因为他用的笔名叫“人可”，用他的姓氏起名的。他经常鼓励我们搞创作，甚至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未来的词作家，这对我而言，只是一笑了之，对麦家来说却是一剂兴奋剂，因为我渐渐地发现他对写作的投入更专注了，有时到了痴迷的程度。

心与心的相逢，我只会把《战鼓余音》送给他：“一生戎马梦回时，战友真情深似海。铁甲已卸心未老，笑谈往昔泪沾襟。峥嵘岁月今何在，把酒言欢月下寻。兄弟情谊长存心，共话当年战鼓音。”

作者简介：原陆军第80集团军少将副政委兼纪委书记，1965年3月出生，浙江富阳人。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，被军区表彰为优秀旅团主官、军事训练先进个人，被总部表彰为优秀指挥员。所著作品《用心走好人生路》被浙江省图书馆收藏。